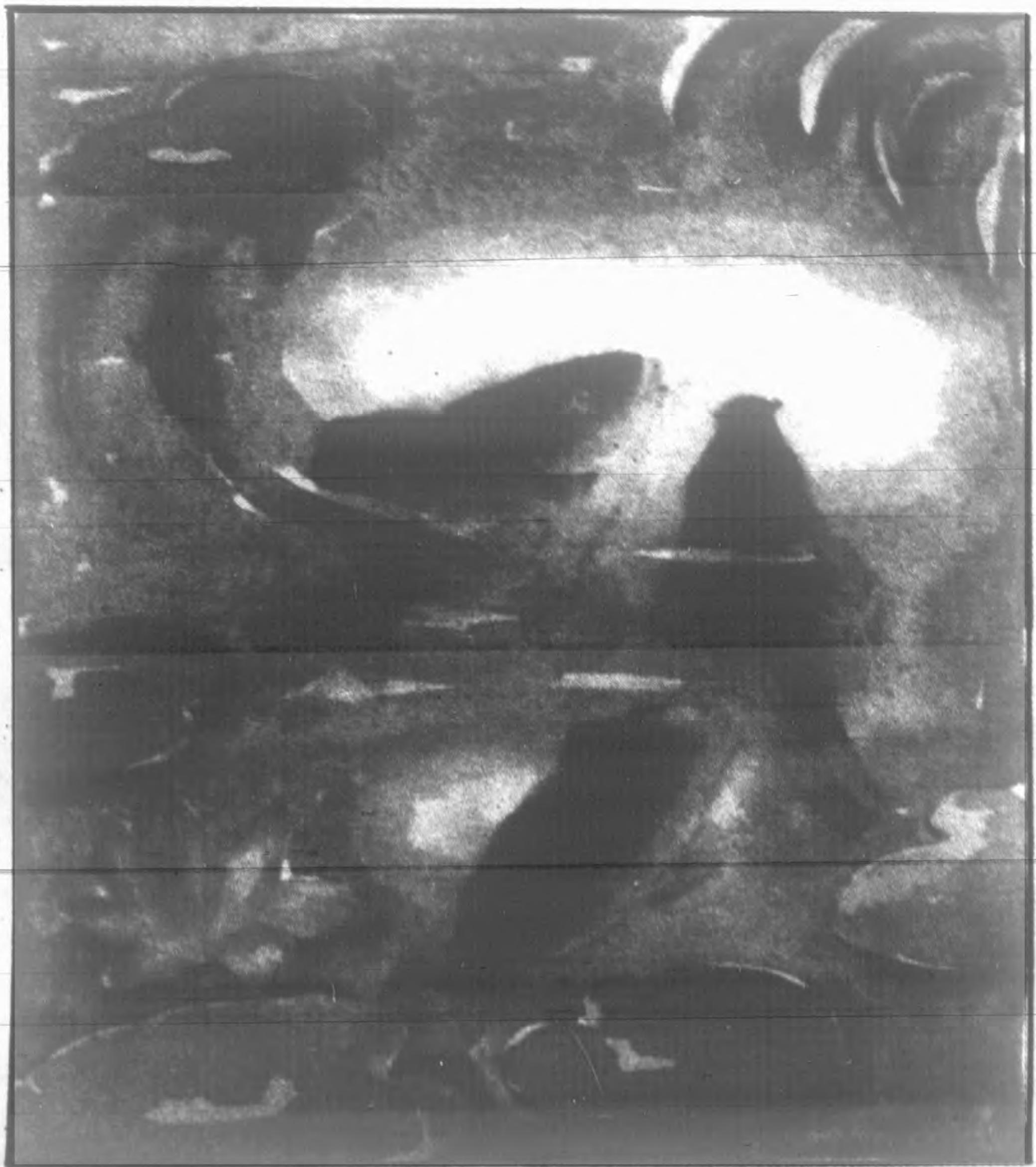


中華郵務局特准挂號立券之報紙

兒童世界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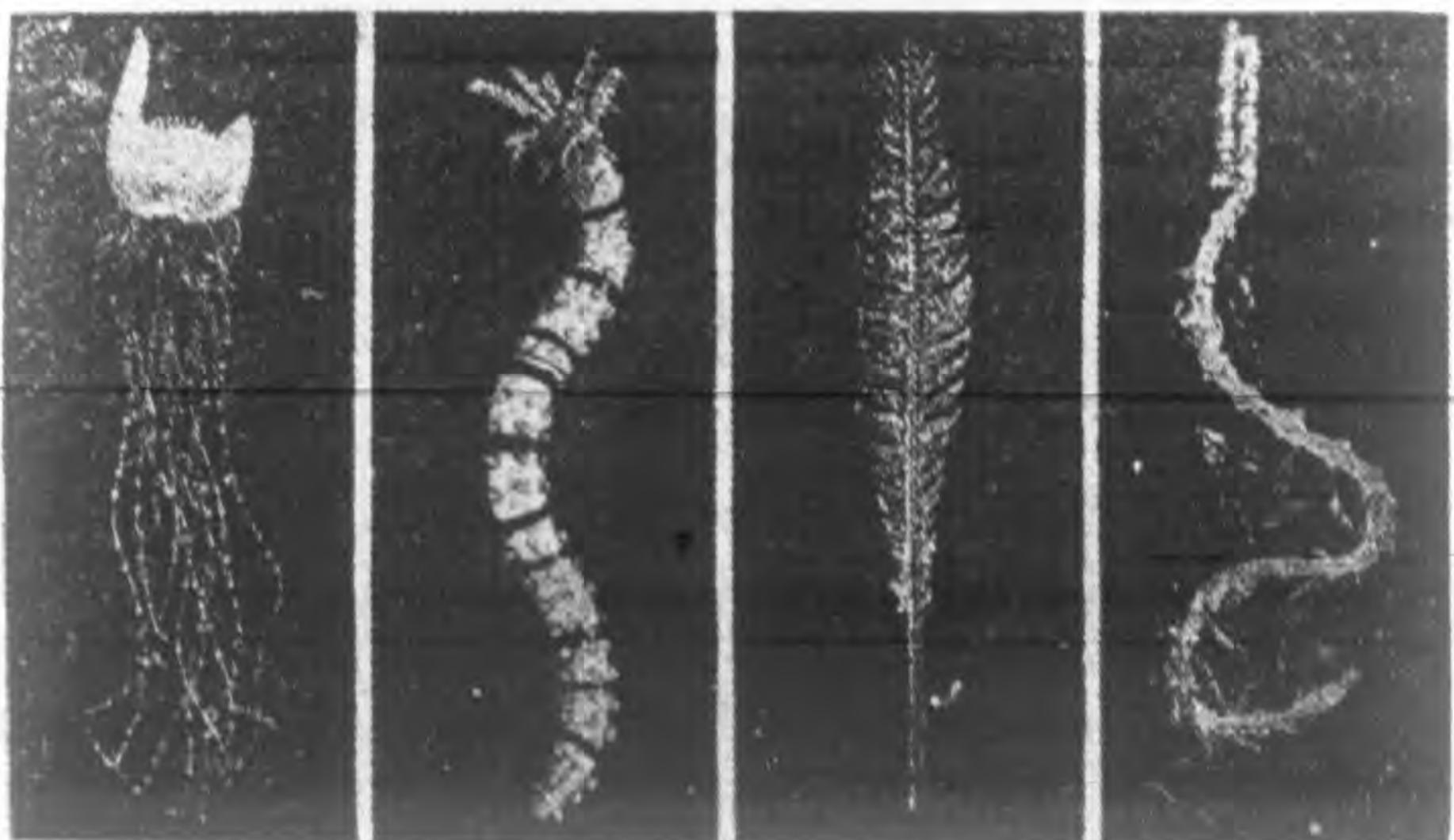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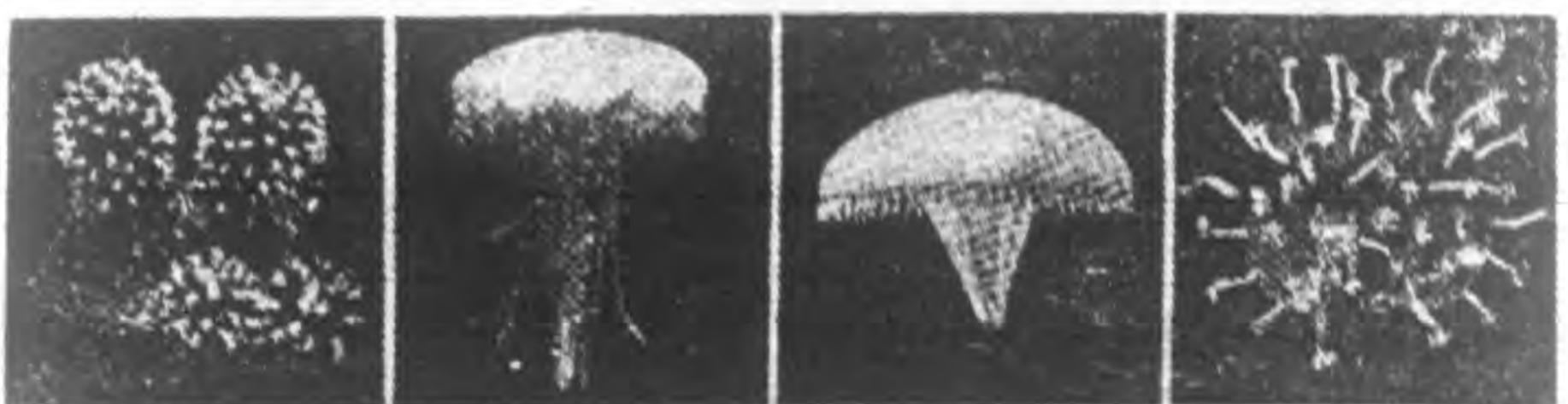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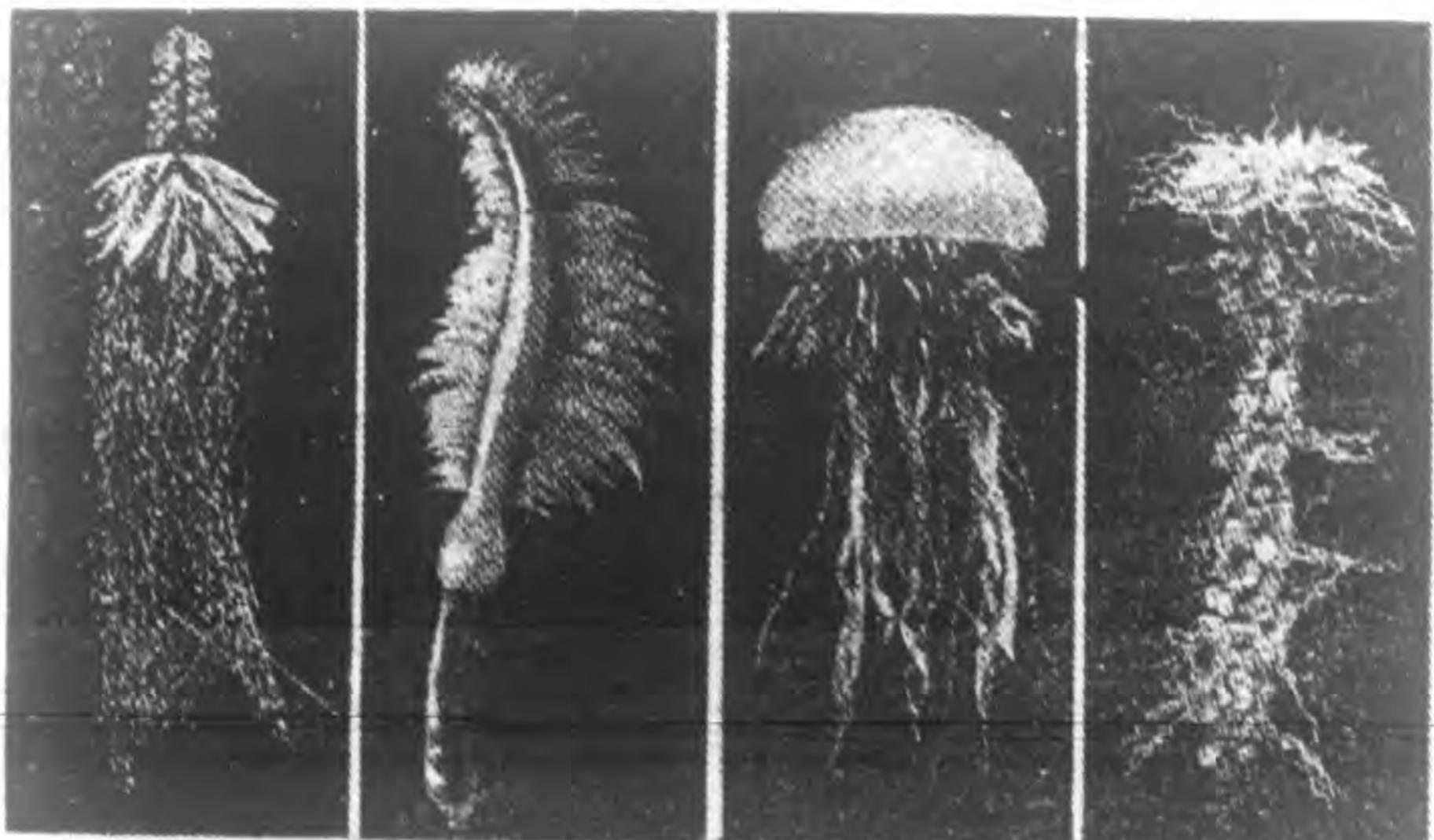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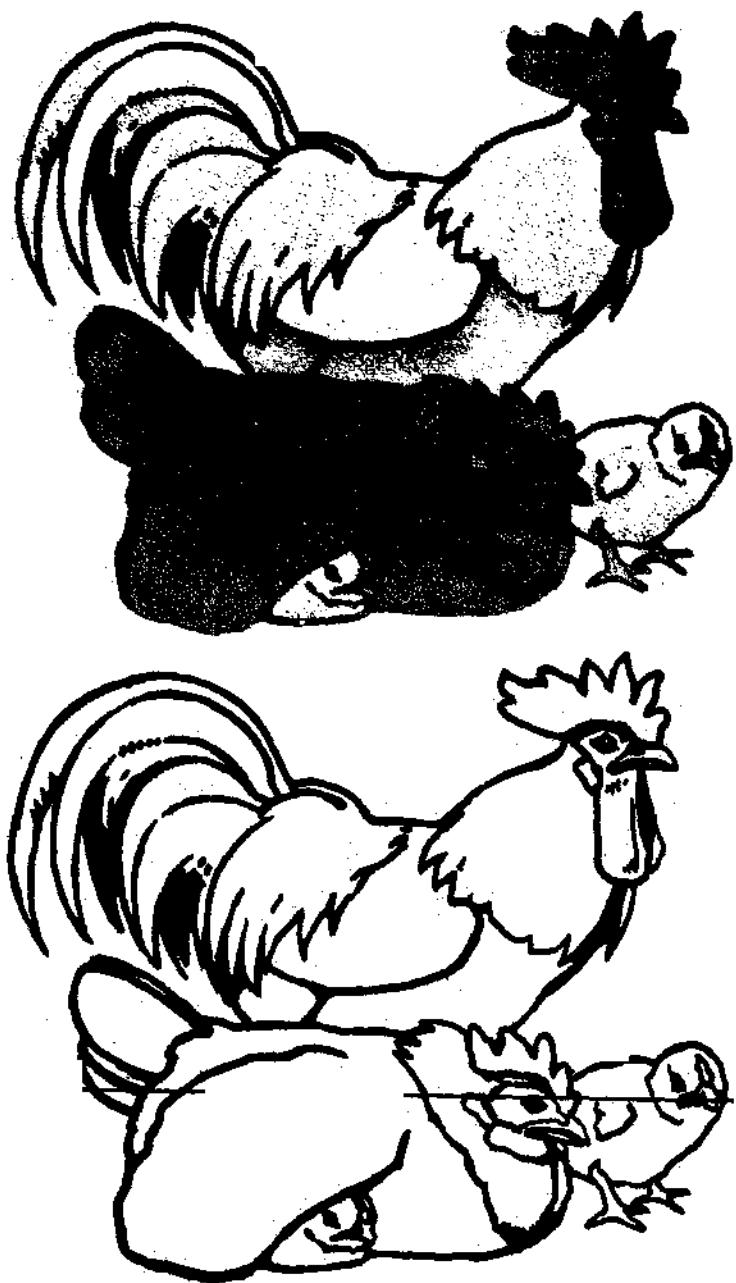
第二卷

第六期

行發館書印務商

深海之中之美麗珊瑚及其他生物







兒 童 世 界 第 二 六 期 目 錄

魔瓶(童話)	夏承楨(三一)	鯉魚(封面畫)(參看本期童話) 深海中之美麗生物(插圖)	許敦谷
湖濱(自由畫)	張宗炳(三五)	鯉魚的遇險(童話)	葉紹鈞(二)
睡貓(自由畫)	張宗炳(三五)	兒歌四首	李方謨(一三)
帽(自由畫)	張宗炳(三五)	亞太蘭與萍果(故事)	杜天麻 陳艾侯(一四)
		膽小的兔子(短篇童話)	查士元(一九)
		兄弟的友愛(長篇童話)	禾千(二二)
		兒童投稿	

鯉魚的遇險（童話）

葉紹鈞

溫柔而清淨的河，是鯉魚們的家鄉。日裏頭太陽光像金子一般，照在河面上；又細又軟的波紋，彷彿印度的細紗。到晚上銀色的月光，寶石似的星光，蓋着河面的一切，一切都穩穩地睡去了，連夢也十分甜蜜。大的小的鯉魚們，自然也被蓋在細紗和月光星光底下，生活十分安逸，夢兒十分甜蜜。

鯉魚們從來沒經過可怕的事情，所以不懂得怕，逃，和防備。他們游來游去，非常快活非常徐緩。好似花園裏的游客。有時大家玩着，爭衡一片萍葉，才急急地撥動了鰭，搖了搖尾巴，行幾步快步。那萍葉先到一條鯉魚的口裏，他就沒頭地向河底一鑽。其餘許多魚慢到，大家的頭聚在一起碰着，知萍葉已入水裏了，才紛紛地沒水。這時候河面的水花大了，水聲也響起來了，似乎全改變了平日安靜的空氣。可是不多一歇，水花滅了，水聲息了，鯉魚們仍舊停停進進地游行，在這靜定的河水裏；若從河岸看時，你一定毫無所覺，似乎沒有他們一樣。這就是鯉魚們生活的情形了。

鯉魚們的朋友，是住在河旁草叢中的蟋蟀和鷓鴣等。他們都能夠到河

裏游水，能夠同小船一樣浮在水面。有時候他們到河裏拜望鯉魚們，有時候鯉魚們到草叢旁邊拜望他們。彼此有新鮮的故事，講出來大家聽，有好聽的歌唱出來，大家學，有有趣的舞蹈，做出來大家練。他們真高興，一天一天過去，天天有極濃的趣味，天天的生活是新鮮的。

因此鯉魚們深信一種意思：他們以為凡是有太陽光月亮光星光照到的地方，都和他們所住的那條河一樣，有和平的生活，有要好的朋友，天天有極濃的趣味，天天的經歷是新鮮的。大的鯉魚把這個意思告訴小的，鯉哥哥告訴鯉弟弟，鯉姊姊告訴鯉妹妹。大家都說：

「不錯，我們這條河裏的確如此。我們這條河，是給太陽光月亮光星光照着的。因而我們可以相信，凡有太陽光月亮光星光照着的地方，都和我們這條河裏一樣。世界上真快樂呀，我們真有幸福，來到這快樂的世界！」

這幾句話差不多成爲鯉魚們的讚美歌了。夕陽將落，微風低唱，河景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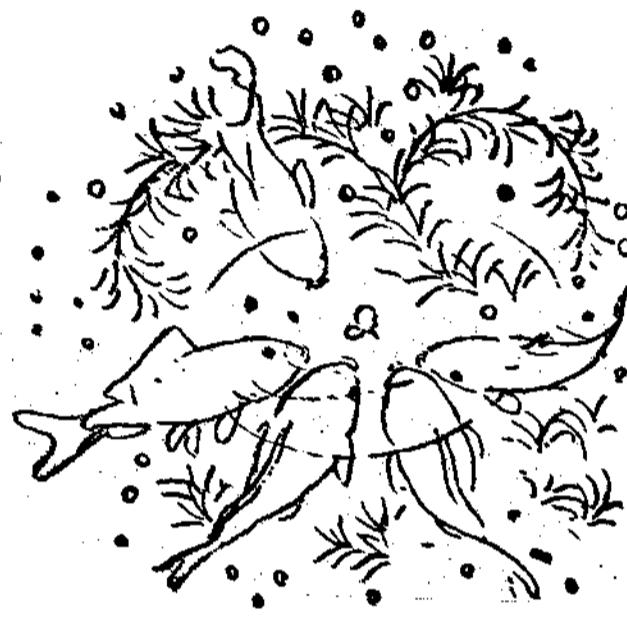
仙鄉的時候。明月初上，繁星齊耀，夜景如天國的時候，他們總是讀他們的

讚美歌，慶祝生活的幸福。

在和他日相仿的一天，河上來了一條小船。這在鯉魚們毫不爲奇，小姑

娘們的游船，學生們的小青船，本來常常在此經過的。他們看見鯉魚們，總是靠在船舷，美麗的小面孔和烏黑的頭髮映在河裏，小手不住地招。他們還發清脆的聲音，帶笑帶說道，

「鯉魚們，來來。給你們喫饅頭，給你們喫餅乾，喫的東西多着呢。鯉魚們，來來。」



鯉魚們就游到水面，和小姑娘們學生們一起玩耍。今天來了一條小船，以爲小姑娘們學生們又來了，照舊快快活活地游到水面。

原來不是小姑娘們，也不是學生們，船上一個不認識的人在那裏搖櫓。船舷上歇着十幾頭鸕鷀，他們正仰起了頭看天呢。鯉魚們想，那些鸕鷀雖不是住在河旁叢草中的老朋友，但他們的同族是最要好的老朋友，說起了，總能彼此結識起來。況且他們初次經

過這裏，要盡主人的道理，也當款待款待他們，便用歡迎的口氣說

「不相識向朋友們，你們難得到此，哪一會再去罷。我們同你們的同族是老朋友，我們相信不久也與你們舊成舊朋友，未來的老朋友呀，請下水來談談吧，不要只歎在門檻上。」

鯉魚們的請求很急切，說完了，大家仰起了頭，候客們下水。

果然，鯉魚們的願望，不再奢大了，他們已聽見了鯉魚們的說話，他們向河裏奔去了，找着翅膀空通（空洞），齊齊跳到河裏，看見鯉魚，就一口銜住，跳上小船，吐在一隻木桶裏，十幾頭鯉魚做同樣的工作，河面起一陣滾來有湯的賾擾，鯉魚們方才覺得很怕；方才沒命地逃，逃到河底的爛泥裏去，方才不敢再快活地游出來，不論何時，總要防備這種變轉面孔的生活。

不一會，小船去了，河面的水花和水聲也絕滅了；外面看來，似乎同往日一樣，但是恐怖和憂愁充滿了鯉魚們的心，看看同伴中間，被這種變轉面孔的生靈劫去了好許，不免大家洒下淚來，更想他們若是再來，又有幾許同伴要被劫了，所以誰都在危險中間，不論那一刻都在危險中間，那裏

料得到這些同老朋友一樣的東西，却是強盜！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等料不到的事務！他們於是新起一種意思：以爲他們所住的那條河現在變了，變得同地獄一般的可怕！凡是有太陽光月亮星光照着的地方，外面看看，雖然平和而美麗，實在和他們所住的那條河一樣，裏面可怕得同地獄一般。大的鯉魚把這個意思告訴小的，鯉哥哥告訴鯉弟弟，鯉姊姊告訴鯉妹妹。大家都說：

「不錯，我們這條河現在變了。不然，我們好好地歡迎客人，怎麼客人却劫了我們的同伴去呢？從這條河的會變看來說，不定別處地方先變了，世界先變了。我們造了什麼孽，恰逢到這可怕的時代！」

這幾句話差不多成爲鯉魚們的輓歌了。

現在且講躺在木桶裏的鯉魚。這個木桶裏有極薄的一片水，鯉魚們的身體，只潮了一面。他們自從到了鷗鷺的口裏，已經嚇得沒有靈魂了；沾不到多量的水，倒也不見要緊。後來幾尾先醒了，方覺得一面身體乾燥得難過；一隻眼向上看，世界就變了平日的模樣。要想活動活動，只顧撥鬚搖尾，毫沒用處。身體總是貼住在那裏。他們開始愁悶了，何以今天弄成這個樣

子？又不知現在是在什麼地方？所看得到的，只有木的牆壁，和旁邊躺着不能動的同伴。因而互相問詢道，

「你知道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麼？你看見些什麼景物麼？倘若你看見得多些，明白些，就可推測我們現在所處的地方了。」

回答這一句問話的幾乎完全相同，他們都回答道，

「我和你一樣的不明白，怎能回答你現在在什麼地方呢？」我只看見木的牆壁，和你一樣的躺着不能動的同伴，此外沒有什麼了。」

「那末這裏是個奇怪的地方了，四面都圍着牆，又不給我們水，多量的水。不要說不能回到我們的家鄉去，看看我們的同伴便是動一動也不能夠，恐怕性命都不保了。」

一尾鯉魚說完，歎了口深長的氣，因為乾渴了好久，發出沙糙的聲音。一

尾小的閉了閉眼睛，他一隻眼獨看有些倦了，所以如此；他說，

「我總不明白，我們怎麼到了這奇怪的地方來！不要我們在做夢吧！」

一尾細長的鯉魚，扭了幾回尾巴，表示他要警告大眾的意思；他沙着喉嚨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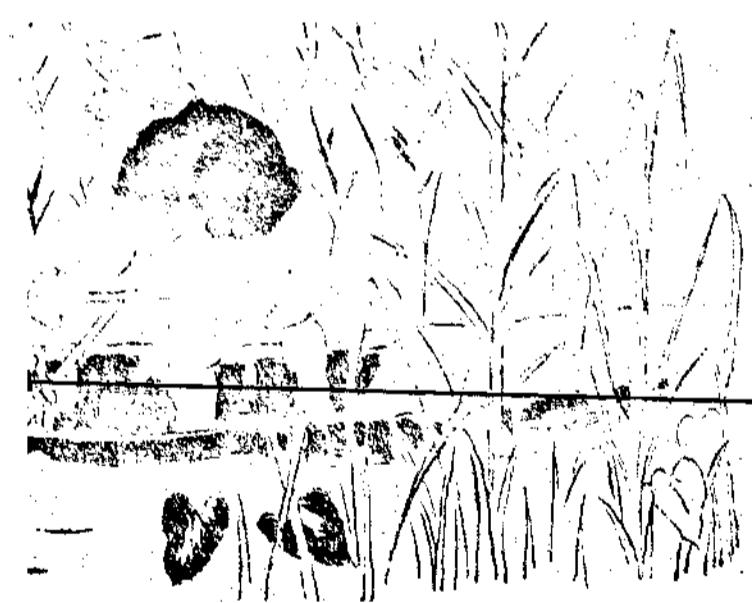
「我想起了！你們也想起了麼？不是我們的河上來了一條小船麼？不是船舷上款着許多客人，同住在草叢中的老朋友一模一樣的麼？不是我們歡迎他們麼？不是他們就跳下水來麼？我記得給一位客人一口，後來就弄不清楚了。大約是他們請我們到這裏來的了。」

起先說做夢的那尾小鯉魚接着說：

「這更見是做夢了。那有我們歡迎客人，客人却送我們到這等奇怪的地方來？」

另一尾小鯉魚很悲哀地說，

「不要管做夢不做夢，現在身體上覺得乾燥難受，有了鱗尾又沒有一點用處，總是我們的痛苦！」



我們該想想方法，怎麼可以使痛苦去了？

「只要把這木的牆打破了！」

「只要到河裏去取一點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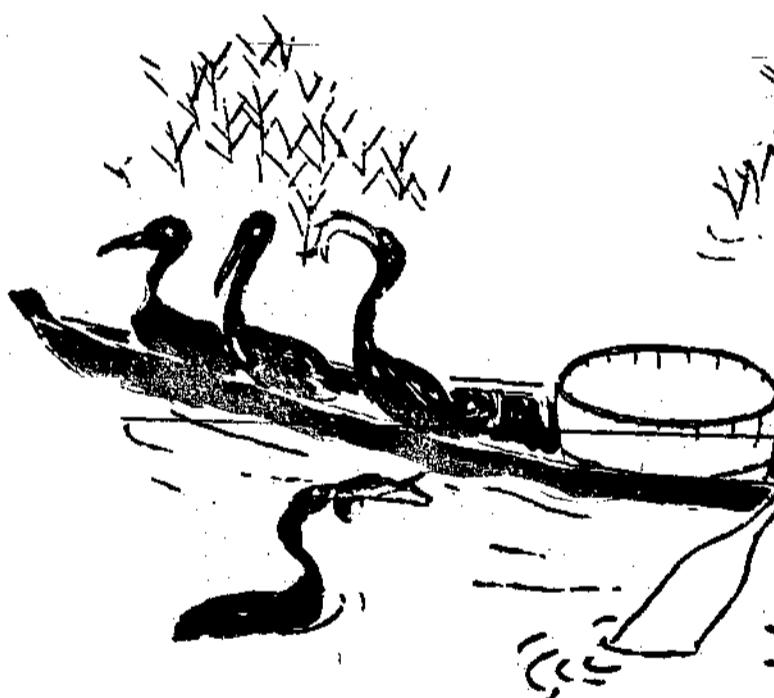
「只要我們大家熬着，不一定要安適，就躺在這裏也不妨！」

以上是許多鯉魚們想出來的方法，他們想到了，就隨口說了出來。但是統給同伴們立刻駁回了，就是以下三句話：

「身體還不能動，怎能打得破木牆？」

「取水固然也好，但是誰能夠去取？」

「熬得住自然什麼都不怕了，倒是躺在這裏，不得水，就要乾死的不好！」



大家再想不出別的方法，試試離開一點原來躺着的地位，絲毫沒有效果。於是大家只有歎氣，鰭和尾巴略為動動，也是有氣沒力的。一隻貼着桶底的眼睛看見的是一片黑暗。一隻向上的眼睛，除了可恨的木的圍牆，和可憐的同命運的同伴外，更沒有別的東西看見。這是全桶的鯉魚同一的情形。

「客人過我們的家鄉，歡迎也不止一次，誰知這回却上了個大當！」

「這不能怪我們，那些強盜和住在草叢中的老朋友們是同族呀！我們以為他們和老朋友們一樣的和善，一樣的領受我們的好意。誰知他們的性情早變了，和他們的同族全不一樣了！」

「他們把我們留住這裏，有什麼好處？大家客客氣氣，親親愛愛，主客盡歡，豈不是好？」

「世界上有這一種情形，是世界的羞恥，他一定要臉紅了。我們起先讚美世界，說他滿載着真的快樂。現在懂了，他實在包含着悲哀和苦痛，我們應當呪詛呵！」

「應當呪詛！不要說我們是小小的鯉魚，不要說我們的喉嚨乾而沙了；

我們的聲音也能激動世界上的狂風，將悲哀和痛苦一齊吹散了。」

「得了，得了，我們還有能力呢！詛我們呢！詛罷我們呢！詛這木的牆，使我們看不見外面的牆！呢！詛那些強盜不領受我們的好意而欺騙我們的強盜！更呢！詛這有這木牆，有那些強盜的世界！」

他們不想再動，不想離開那躺着的地位，也不想到底什麼時候便乾到極點而死。他們經過了一番商議，就決定做這唯一的事，就是呢！詛自然，呢！詛的聲音裏，夾着深深的悲苦的歎息。

不知經了多少時候，鯉魚們並不乾到極點而死，反而覺得身體上潮潤了些。這很奇怪，難道強盜們悔悟了，覺得做事不對，特地取些水來相救麼？難道這木的牆破壞了，外面的水透了進來麼？一尾聰明的小鯉魚看出來了，他說：

「我們怎能得到強盜的幫助？木的牆又怎會自然地破壞？倘若希望這兩層比馬蟻登天還要困難。現在我們不至於乾死，原來是我們自己救了自己！這是我們的淚呀！這淚從我們的心裏，千曲萬繞，運到我們的眼眶裏；千滴萬滴，滴在我們這躺着的地方，便救了我們枯乾欲死的性命！」

大家聽了這話，立時辨出沾在身上的，的確是自己的眼淚。這一種心裏的感動，真是講說不出。他們又想在這應當怨詛的世界裏，居然能得靠了。自己的眼淚救自己，不可說世界裏決沒有真快樂的芽兒。想到此，心裏一軟，大家眼眶裏的淚像泉水一般流出來了。

說也奇怪，鯉魚們的身體活動了！本來側身輪着的，現在能够豎直了，游了；周身都圍着水了。

鯉魚們的眼淚流出不歇，滿了木桶，溢出來，流在小船的艙裏，不一會又滿了船艙。於是木桶浮在水面了。船身略一轉側，這木桶便瀉到了河面上。鯉魚們剛得了水，更兼停歇了好久，游泳得格外有勁。可是游來游去，總給木牆碰住了。他們又憂愁起來，得了水還是這麼不自由麼？一尾花鯉魚起先一跳，跳出了木牆，四面一看，又細又軟的波紋，彷彿印度的細紗，不就是家鄉麼？他快活極了，喊道：

「你們跳呀，跳出這可惡的牆，就是家鄉呀！我現在已到了家鄉了！」

大家聽了他的呼喊，連忙跳出這木牆，用了所有的氣力。木桶裏立刻空了；載着滿桶的水，浮浮地漂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留在家裏的鯉魚們出來迎接遇難的同伴，住在草叢中的鸕鷀們鸕鷀們，也來安慰他們的要好的朋友。彼此相見了，不免又流了許多感動的眼淚。所以河裏的水永久沒有乾涸的日子。（留） 一九二三一二四

兒歌四首

李方謨

（一）老牛

老牛老牛快起身，南山有地未曾耕。你我出些力，養活許多人。

（二）貓狗

狗是大哥哥。貓是小妹妹。哥哥妹妹一齊來，同我談一會。你喫骨頭他喫魚，各有好滋味。你會看門他捉鼠，夜裏不睡幾時睡？

（三）小皮球

小皮球，的的圓。受屈自還原。一生碰硬不碰軟，氣力強時跳上天。

（四）顯微鏡

顯微鏡，真好頑。讓我過來看一看，看見魚子像鴨蛋，看見頭髮像門門，看見絲線像草把，看見針眼像天窗。蚊子撒尿像大海，蒼蠅屙屎像高山。人若不肯信我話，請他買個鏡子頑一頑。

亞太蘭
與萍果
(故事)
陳艾俠
杜天麻



從前有一個女子亞太蘭，是遠近著名的最快的賽跑家。求婚的人，多的了不得。但是她立意不肯嫁人。到了末後，她想要拒絕這班求婚的人，設了一個計策，說是誰能勝過她的賽跑，她就嫁給誰。不論那個都可去試。不過失敗了，是要置之死地的。

誰知這個計策，竟不能嚇退這班求婚的人。他們竭力的要求她實行她的允許。她心中反覺得不安，因為她本來不是什麼殘忍的人。現在竟要她作殘忍的事。有一天，有幾個勇敢的人，要想碰碰他們的運氣，預備着同她比賽。請了一位青年薛波民來做公正人。薛波民還沒有發口令以前，先冷

眼看看他們一般勇敢的人，心裏很奇異很憂愁起來。以爲他們不過爲着爭這一個未婚妻，便把自己的性命置於危險的地位。那個時候，亞太蘭立在旁邊，預備着這個決賽。薛波民被她美麗的容光閃耀得連神志都恍惚了。她真像一位青春的神女。

等到號令一發，亞太蘭和這班求婚的人衝了出去。跑得來比平時越加快。像流水逐了落花，鶯兒穿了楊柳一般，甚至急得紅潮泛了臉兒，倍增了她的美麗。

唉！求婚的人！她跑得好像是赫美斯（希臘神伎之稱）借給她一雙飛鞋似的。那班少年，雖然已有些經驗，到此也灰心喪氣了。因爲他們用盡平生的氣力，仍如一隻船，在逆風裏的擺不上去。那亞太蘭跑在他們的面前，似在順風裏的航船。不久，她就到了標竿了！

這個時候，連一般看客，大家都傷心起來。眼看着這班求婚人都被押着了出去就死。但是這個公正人薛波民，倒情不自禁的還要想碰碰他自己，的運氣，向亞太蘭請求比賽。亞太蘭聽了這話，把薛波民瞧了一瞧，心裏便起了一種憐惜的意思。很情願讓他得勝這個比賽，可以保全他的性命。因

爲他和那班求婚的人比較起來，總算是最美貌最年青的。但當時她的幾個朋友，勸她休息一下，稍爲預備。她雖則勉強答應，心裏頭實在有一種很不願意的意思。



薛波民密祝阜諾司（司愛情和美麗的女神）說道：「司愛情的女神，聽我的祈求，請賜給我神助，讓我快些得勝。」阜

諾司本來在很遠的地方，但聽了他的禱告，竟無形無踪的來到薛波民的身旁，把三個金色的萍果，密給在他的手裏，並且向他的耳朵邊輕輕的告訴了幾句話。

號令一發，少年和女子一同衝到比賽的路上，跑得如風捲紅塵一般，好像是腳不落地。那班看客大家都對着薛波民喝采，而且心裏想道這樣的

銳氣，應該要得勝了。但是這條比賽的路，是很長的。正在那氣喘吁吁，好像要塞住他的喉嚨的時候，眼睛面前忽然有一道亮光，好像逼着他上去，那女子已跑在他的旁邊了。

正在這個着急的時候，薛波民便把金色的萍果，取了一個，擲到她面前。亞太蘭眼睛裏忽然見了這個光亮的東西，好不希奇，便折了腰去拾起來。薛波民趁此機會飛跑上去。後來聽得亞太蘭衣服的聲音，又近在他的背後。他再取一個金色的萍果，拋在旁邊。那麼又標竿，却是近了。薛波民已經在前面了。但是倏忽之間，亞太蘭又追及了他。兩



人一排飛跑，好像兩隻蜻蜓一般。這個時候，他急得幾乎要灰心。便用最後的禱告，請求阜諾司，並且拋擲那最末一個金色的萍果。亞太蘭看見，想拾不拾。倘使沒有阜諾司使她回轉頭來，給她一個想要這個萍果的急遽的念頭，必任這個萍果隨地滾去了。總之，她不免違反她的意志，再回身轉來去拾起這個萍果。薛波民乃到了目的地，奪得錦標了。

薛波民就此勝了這個危險的女子。在亞太蘭，她也很喜歡嫁給這樣勇敢的少年。這個時候，她完全明白了這個自恃勇力的意味。所以從此以後，她也少去幹這種冒險的事情了。

求 徵

我們覺得兒童文學較別的作品，更為需要『鄉土的趣味』。所以中國各地的故事與傳說，在兒童文學中占很重要的地位。這種稿子，我希望大家能見寄。

又小學校教員的創作，在學校裏曾經試驗過，為兒童們所極感興味的，我們也以十分的誠意來徵求。

膽小的兔子

(短篇)

查士元



從前有隻膽小的兔子，他見了無論什麼東西都要索索地抖着。他時常說道：『倘使天翻了下來，不知道要怎麼樣了？如其碰着了我，我不知道又要怎麼樣了！』

一天他又這樣的說了。過了不久，一個椰子從樹上落下來。

『什麼東西呀？』他說。

他像彈子似的跳起來，大喊道：『天要翻落來了！』他跑了，而且盡力的急跑。忽然他碰見了另一隻兔子。

『呀，兔兄，』他說：『快跑呀！天要跌下來了！』

那隻兔子也叫道：『你的話真的麼？』說着也跟他跑了。這隻兔子對那隻兔子說，那隻再對別隻說，即刻多少兔子都盡力的跑，并且大喊道：『天要

跌下來了呀！天要跌下來了！

大的走獸聽見了他們的話，也都跑起來，也大喊道：「天要跌下來了！快跳呀！救你們的性命呀！」

一隻聰明的大獅子，聽見他們這樣跑，這樣大喊，想道：「我沒有聽見過天是會得跌下來的。」於是叫道：「可憐的獸類停下來罷。」

他問象道：「你剛才怎麼樣說？」我們說：「天要跌下來哩！」象答：「你怎樣想起的？」是老虎告訴我的。」於是問老虎：「你怎樣想到的？」是熊告我的。」問熊：「是野牛告訴我的。」問牛：「是鹿告我的。」問鹿：「是活猴告訴我的。」問活猴：「是豺告我的。」問豺：「是兔子告訴我的。」問兔子：「是





一隻小兔子說的。」問那隻小兔子。「是別一隻告訴我的。」這樣的問過去，一直問到剛才聽見椰子落下地的那隻小兔子。於是獅子問他道：「小兔子，你爲什麼會想到天要跌下來哩？」

「我看見了。」在什麼地方？「那邊那棵大椰子

樹底下。」來，指給我看。」

「呀！不不！我嚇怕了，我不能夠再走了。」

「跳到我背上來。」

後來兔子跳在獅子背上，走到大樹底下。

忽然又一隻椰子，很響地跌到地下來。

「呀！跑呀！跑！天又翻落下來了！」

「停下來看！」獅子說。

兔子渾身發抖，不敢由獅子背上走下，祇在他背上留神的看。

「現在你看見了什麼了？」

「我看見是椰子落下了。」

於是獅子叫他去對其餘的走獸說一遍。於是兔子一個一個地告訴他們道：「天不會翻下來的。」剛才不過落了一個椰子下來。」

兄弟的友愛（長篇童話）禾 千

第五章（續）



秋國女皇發了威風，不給夏國雨水。太陽光很是利害。草木全黃枯了，花瓣全曬乾了，樹上結的果實也全落掉了。金色的世界，一望沒有邊際。忽然刮起大風，黑雲把天遮滿，大雨直注下來，變成一片昏黑的世界。鳥獸全都躲藏起來。一切東西也都霉爛了。

夏國女皇愁容滿面，在他國裏慢慢的散步。心裏很可惜他的物產。至後他想起召集國中重要的臣子，開一個大會，討論一切。

在原先的時候，庭子裏是鮮艷碧綠的草木，開着五彩的花朵，到了現在全黃枯了。在那庭中聚了大臣，將軍，花仙，執事等人，開會討論避難的善法。

所有文武官員按着官級的大小，站在自己一定的位子上面。

號筒吹過之後，女皇從他的屋裏出來，臉上呈出枯槁憔悴的神情。兩個

花仙架着他的肩膀，坐在發白的枯花寶座上頭。

他開口說道：——我的朋友啊！自從開天闢

地以來，好幾千年的光景，沒有誰敢來擾亂我們的安寧。到了現在，可惡的秋國把我們國家弄的這等的敗壞法，實在應該去打他！

大家同聲喊道：——應當開仗！應當開仗！

然而大家必須要明白，我們實在沒有力量。拿現在的樣子說，假使我們勝不了他這個惡魔，永遠要受他的痛苦的。所以我讓你們想個好主意來辦理這個難問題。我把你們所出的主意之中，選擇一個最完善而去辦。





那些朝臣想了許多法子出來，然而女皇覺的總是不妥。不是沒益處，就是辦不到。女皇看了這種景象，五內悲傷，兩眼的淚，如泉水似的，往外直流。

內中有一個細小的花仙，名字叫作含羞，往前走了幾步，說道：「大女皇帝陛下，你許我把我肚裏小小的主見說出來嗎？」含羞說完，彷彿害臊似的，他的小頭兒往下一低。女皇看着，也止不住的笑起來了。

女皇對含羞說道：——你只

管說。你說啊，我們到要聽聽你是有什麼好主意呢。人家常說「小人能出大主意」——你的見解或者有道理也是說不定的。這有什麼難爲情？你說罷！我想我們的力量既然敵不過秋國，若是同他開仗一定要敗給他的。依我的主見，到不如求救於凍翁，請他轉求冬國女皇來幫助我們……

女皇聽了，喜歡的直跳起來，說道：——我的好朋友含羞呀！你這個主意實在有益於我們國家。我聽了，不由的歡喜起來，所以我要多謝你。從今以後，我把你當作我的頭等謀臣。含羞，你到我這裏來——含羞到了他的跟前，他把含羞一把抱住，深深的親他的臉。

那時在朝的臣子也都恭維他，全向他鞠躬，親他的小手。會議到這時就告終了。

女皇豫備親自到冬國去求救。

第六章

夏國女皇把汗衫脫下，換了皮袍，帶了幾個健壯的當差的，佛堯特也在裏面，就一同動身了。

太陽光映着雪花，一點一點如同金剛石那樣光亮，射到地面上來。幾株

老松生的很是古怪。他們的枝子蔓延開來，彼此相接，如同小兒彼此互相玩耍的狀態。江河裏面全是一色的白冰，和暖的太陽光照射在上面，宛然一面沒有邊際的明鏡。

再往前就是一座高大的雪山，他的旁邊有像城牆那樣厚的冰圍繞着他。

在這一國的中央，有一所雄壯透明的水晶宮。在他週圍，有許多石碑，同石像一樣，天色直是茫無邊際，帶着雪光，如同銀子那樣的白，覆蓋這座寒山，樣鍋子的形狀彎下來。



夏國女皇把他身上所穿的皮袍緊緊包好全身，咬着牙齒忍住了冷，領着佛堯特一直到那個宮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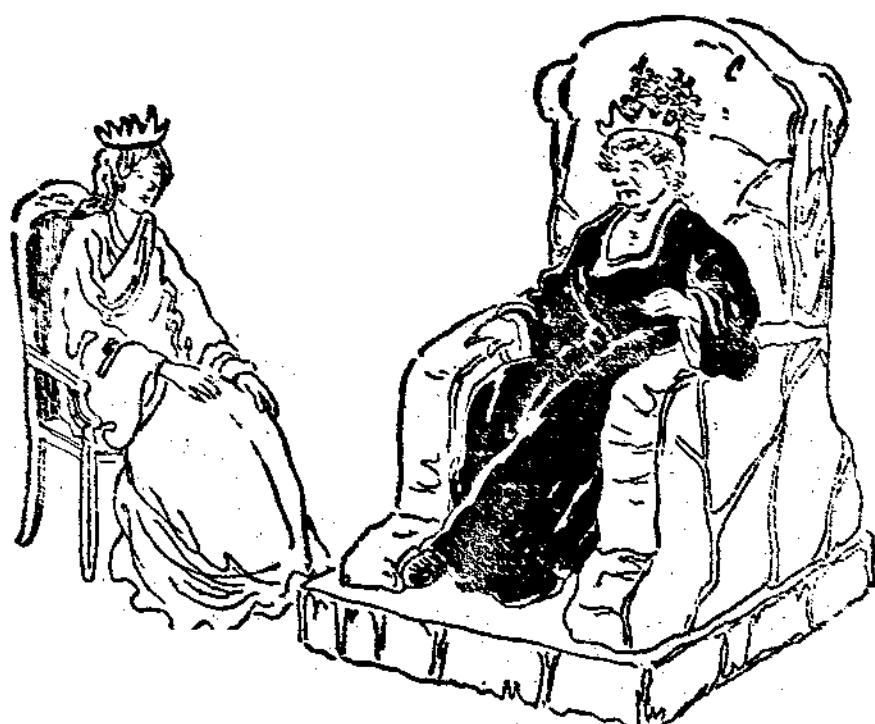
他通知了閻人稟過國皇之後，然後請他們到裏面去。

在高大穩固的冰寶座上面，坐了一位皺皮的老嫗。那個老嫗就是冬國女皇。他的頭上披着發絲光的白頭髮，並且插着許多的冰珠和雪花。他的旁邊有一個人，叫作凍翁。他頭上帶着冰冠，嘴上的鬍鬚都是雪和冰柱結成功的。靠着凍翁坐着一個年輕和藹的小夥，他的名字叫雪童。兩旁全都是冬國的執事，他們的身上穿的一色的冰衣，各自按着自己的官職坐在一定的位子上頭。在寶座後面的牆上，畫了許多青松，旁邊用幾個冰製的偶像來陪襯他。

行完了相見儀節之後，冬國女皇朝着夏國女皇說道：「你來到我們冬國，得能彼此相見，實在是榮幸的很。你為什麼不坐下？」

他指着寶座前面的椅子請他坐下。夏國女皇的兩隻眼，望着那張椅子，祇是不往下坐。

冬國女皇看他的神氣，好像很爲難似的，就微微的笑了一笑。對他說道：



——敵國的天氣一年到頭全這等寒冷，所以沒有木頭傢具。

夏國女皇聽了這片話，深深的朝他鞠一個躬說道——請你不必多禮了，這却沒有什麼。我是爲着要緊的事情來求貴國幫助的。他把秋國欺侮他們的歷史詳細細細說了一遍，並且懇切的求伊帮助。

冬國女皇說道——不錯，秋國實在豈有此理，我一定竭力帮助你們。可是有一個問題……我就算是帮了你，也不見得準有益處。你要是讓敵國干涉，結果也恐怕同秋國與你們一個樣子。

要是你肯帮助我，我的草木雖然被雪蓋着，可是不會有霜潮濕了。

到那裏去？

將來到了後，我就回了我的當差的和學校到我的妹妹春國女皇那裏去。

我還想記着我的老命呢，眼看着不能作什麼事情了，至於打仗，這我是極怕的。

東翁說：「這事你怎麼辦，忘不住了，據說要到中國去的前女皇啊，現在你和春國女皇可以振刷起來精神，說這便夠作事呢！」

雪童笑着臉說道：「我聽見了這句話，實在快活。我喜歡的直跳！」

冬國女皇向凍翁作了一個眼色說道：「我明白，我曉得你是很健旺的。你可以說是我們國裏的老來少草！說到這裏，等了一會，纔接着說道：——好吧，我今日決定開仗。」

他們講到這裏就扯開了，不再談這個問題了。講些尋常應酬的閒話。

冬國女皇送客出門，對他說：一定替他報讐。

第七章

冬國把許可夏國的事情，給他辦完了。兇猛的風從北方刮到夏秋兩國的國境裏去，天上蓋滿了季秋的黑雲。樹木臨着風亂擺，葉子全脫落了。小草都凍僵，萎倒在地面上頭。那裏的江湖河海被風吹動，起了極高的浪，像因不平而反抗的樣子。等了一會，順着被風吹的一物全無，乾乾淨淨的道路，來了一個勇敢的老將凍翁來鎮壓他們的抗拒。他稍稍的一施手段，他們就服服就地的聽他處置，無力反抗他了。所有天下的物件，全脫不去他的手掌之中，一齊寂靜無聲。就是有幾棵老樹受了這個大凍，樹幹裂開，嘎嘎的直響。

號濤澎湃的河，到了這時，也凍住了。萎頹的草，也死光了。大雪紛紛直下，一望無邊，白光奪目，如同銀子一樣。

他不是把這塊地方給弄壞了，不過暫時是這樣，以後却還要恢復的。

秋國女皇並沒有防備這個戰爭。他把他的軍械丟掉，尋着一個土房，同他的從人到那裏頭，躲避冬國的威勢。

彼得對於這個災變毫無準備。祇好聽天由命。他走了許久，纔尋着一個熊穴。他把膽子放下，一直跑到裏面。那些熊子熊孫，剛一見他，向他發威，待了不久，同他相熟之後，也就與他很



好了，他們用溫暖的長毛，靠着他的身體，把他們的積蓄分給他食。

彼得遇巧尋着一塊火石，打出了火，生好了一堆，一羣的熊全都聚在一起烤火，果然成了一個公共的火盆。

這塊火，放光明，金紅的火光直升到雲間，在雪白的世界裏顯出一種奇異的光影。

涼翁帶笑答，不住的搖晃他手裏的冰帽，顯出很粗悅的神氣，從地面飛起，越飛越高。

當夜晚時，天空清澈，在衆星月中間，顯出一個光明的月亮，他的光線一直射在這四、五丈高同矮樹的火光相接處，千縷綠絲點綴。

心地且很忠厚，當笛克十三歲的時候，老農夫和

月光

童兒稿

離紐約不遠的一個村上，有一位老農夫，膝下有三個兒子；長子叫得蘭次子叫克爾三子叫笛克。得蘭十四歲，克爾十三歲，笛克祇有十歲。得蘭和克爾的性情極壞，笛克雖然傻了，他的妻子全得了博萊病死了；得蘭就提議分家，下些不好的東西，問笛克要什麼？笛克說：「我祇要父親的那管笛子。」得蘭和克爾以為一管笛子有什麼貴重，就給他了。笛克拿了笛子出門去了。

從此以後，笛克日間就吹笛子賣錢。有一天，天氣很好，笛克就到海邊去吹笛子，因為他住的旅館原是臨着海濱的，所以笛克時常到海濱去吹笛子。這天正吹到得意的時候，忽然從海裏出來一條大蛇，笛克大驚，正要跑，忽聽那大蛇叫道：「不要跑，我有事情告訴你！」笛克一看那大蛇並無惡意，便走過去問道：「你有什么事情？」大蛇道：「你不認識我嗎？我不是你前幾年在南邊的山洞裏救的麼？」笛克細細一看，果然是前幾年救的那條大蛇，便問道：「你今天找我幹什麼？」大蛇道：「因為龍王聽你吹的笛子好聽，特地命我來叫你進去吹笛子給龍王聽。」他聽完了一定問你要什麼東西；你說：「祇要他壁上掛的那個魔瓶，旁的一概不要。」他如不給你，你就不要他見你不要，一定給你。」笛克道：「這個魔瓶有什麼用處呢？」大蛇道：「這個魔瓶很有用處，你想要什麼東西，祇要扣那魔瓶三下，自然會有人替你拿來的。」

「笛克道：「我怎麼進去？」大蛇道：「你閉着眼睛，騎在我背上，我要說到了，你就睜開眼睛。」笛克就依着牠的法子，騎在牠的背上，緊閉着眼睛，不敢睜開。一會大蛇叫道：「到了！」笛克趕緊睜開眼睛，一看，看見一座金色的大宮殿，非常華麗。忽然聽大蛇道：「我們進去。」笛克便從了大蛇，進去一看，正中坐着一位龍王，身長數丈，面目猩々，旁邊站着許多兵將，祇見龍王向笛克道：「你叫什麼？」笛克道：「我叫笛克。」龍王道：「你會吹笛子嗎？」笛克道：「我會。」龍王道：「那麼你吹一吹給我聽，如果吹的好，我還有贈品給你呢！」笛克便拿着笛子吹起來了，到了吹完的時候，龍王和那些兵將都極聲道：「好——」於是龍王問道：「笛克，你要什麼東西，祇要告訴我，我一定給你。」笛克道：「我祇要壁上掛的那個魔瓶。」龍王面現難色道：「魔瓶麼？魔瓶是我極歡喜的東西，怎麼能給你？」笛克道：「既然不給我，我就要告辭了。」說罷作出欲走的樣子。龍王道：「不要走，我

「給你就是了。」就叫大蛇給笛克拿下來。笛克道了一聲謝，遂騎着大蛇出水去了。

這天笛克想試試魔瓶有魔力沒有，就把魔瓶拿出來，扣了三下。正扣完的時候，忽然面前現出一個老人，向笛克道：「有什麼事情分付？」笛克道：「這地方有沒有玩的地方？」老人道：「沒有！」——這地方離紐約不遠，何不到紐約玩玩去？」笛克道：「那麼我就到紐約玩玩去。沒事了，請你回去罷。」笛克說完，老人便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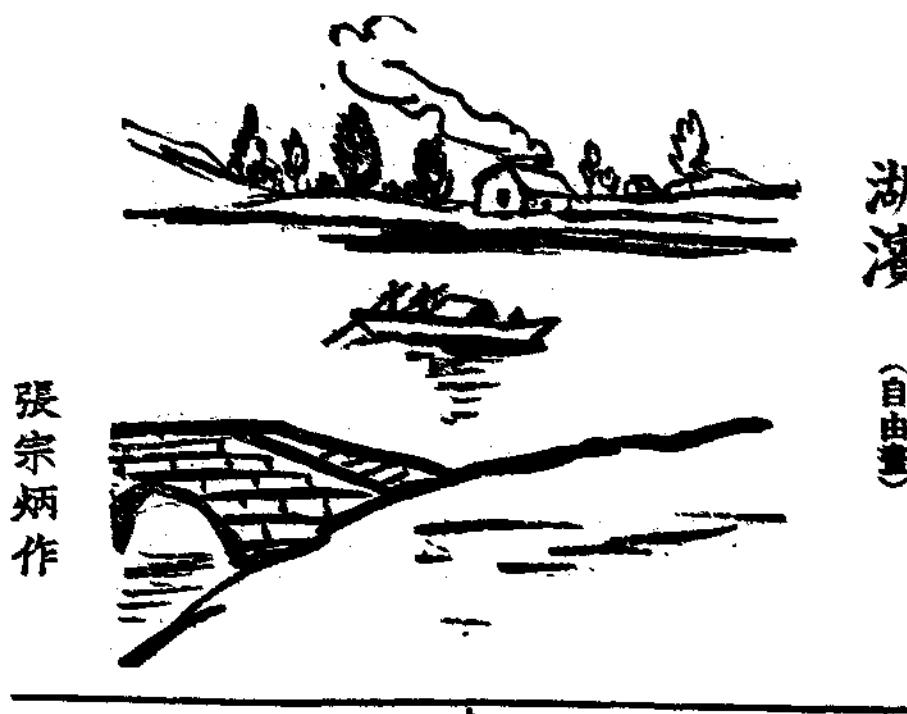
這天笛克到了紐約，他想：「人家說：『紐約繁華非常，』果是名不虛傳了。」笛克正在出神的時候，忽然看見前面許多人，在那裏不知道看什麼，趕緊過去一看，原來是一張告示，頭大略是說：「總統的女公子有病，百醫無效，如果誰治好女公子的病，就把女公子嫁給他。」笛克看見這告示大喜，趕緊跑到總統府去見總統。

當他沒到總統府的時候，先扣了魔瓶三下，問那老人用什麼藥去治總統女公子的病？老人說：「用你的頭髮燒成灰，用清水沖開，給女公子喝了，自然會好的。」笛克聽了，先把自己的頭髮剪下幾根燒成灰，用紙包好了，去見總統。他見過總統之後，總統問他：「有藥沒有？」他便把頭髮灰交給總統，說出服藥的法子，出總統府去了。

過了一天，笛克聽見國人紛紛傳說：「總統女公子的病被人治好了，這人一定要做總統的女婿啊！」笛克聽了大喜。這天笛克正在閱新聞紙，忽然來了一輛汽車來接笛克到總統府。過了幾天，笛克便和總統的女公子結婚了。



湖濱 (自由畫)



張崇炳作

兒童世界 第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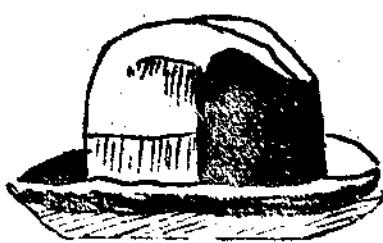
睡貓



張崇炳作

(自由畫)

帽



張崇炳作

四十五

投稿規則

(一) 寫話、詩歌、戲劇等譯著都極歡迎。

(二) 兒童創作(詩歌、童話、童話、自由畫等)尤極歡迎，惟須是兒童自己的作品，沒有經過成人的潤飾的。

(三) 級別分三種：

(甲) 現金 每千字一元至五元

(乙) 畫券

(丙) 木刻或白一景起至一年止

(丁) 來稿無論是否被選用，

(五) 來稿請將清稿，並須加新式圖點。如標題稿，並請詳細註明原作者姓名及原書名。

(六) 來稿請寄「上海寶山路南華印書館編輯所兒童世界社」

Children's World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郵會各國每卷加郵費一角日本不加	定 預				每週一冊實價六分郵費半分	總發行所	印 刷 所	編 輯 者	中華民國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發行
	四 卷	三 卷	二 卷	一 卷					
	五十二册	三十九册	二十六册	十三册	八角			鄭振	
						長沙	上海	上	上
						福州	天津	商務	海務
						廈門	保定	太	務
						廣州	奉天	原開封	鄭州
						張家口	吉林	安慶	南京
						潮州	重慶	昌黎	漢口
						新嘉坡	香港	上海	書局
						南洋	新嘉坡	蘇聯	編

不許

轉載